

## 07 西岸美术馆：如何在不规则场地里设计出最多的规则空间？

West Bund Art Museum : How to Maximize Regular Space within Irregular Site?

张路峰 | ZHANG Lufeng

作者：  
张路峰，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筑中心教授

DOI: 10.12285/jzs.20211223002

设计：戴卫·奇普菲尔德事务所（英国）  
地点：中国上海市  
规模：22000 平方米  
时间：2013—2019 年

如何在不规则场地上设计出最多的规则空间，是建筑师空间组合能力的体现，也是建筑设计的基本功，可谓建筑师的看家本领。建筑师戴卫·奇普菲尔德在西岸美术馆设计中，对这项基本功作了精彩的示范。

展厅，是美术馆最核心的功能空间。如何布置展厅，以及展厅的空间质量如何，对于整个方案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。在这个项目中，建筑师首先确定了六个平面形状和尺寸相同的展厅，作为空间组合的基本单元。这六个展厅分两层布置，形成三组可识别的规则体量。三组体量自由地散布在场地上，很自然地顺应了三角形用地的形状，使建筑体量与场地的每条边线

都建立了良好关系（图 1）。三组展厅之间的连接体本是不规则的形状，但建筑师巧妙地中间挖出了一个规则的中庭。这个中庭的出现非常重要，虽然是个虚体，但它实质上成了整个构图的重心和锚点（图 2a，图 2b，图 3）。

除了平面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点，是其剖面设计。展厅是否好用，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墙面和采光。空白墙面越多越连续，越利于布展。因此展厅大都采用高侧窗或者天窗。在本项目中，双层的展厅单元分别采用了这两种形式：下层用高侧窗，上层用天窗。有意思的是，下层展厅高侧窗以下的空间沉到了地下（图 4）！这样处理的好处是：临街界面是高侧窗的玻璃，而不是连续的无窗展墙，避免给街道上的行人造成压迫感（图 5a，图 5b）。下沉处理带来的另一个优势是交通的组织：观众只需要上行半层或者下行半层，就能到达各层展厅，而

不需要跨越整个展厅的层高。当然，下沉处理也降低了建筑体量的总体高度，对江滨景观有明显益处。

其实，与此类似的剖面设计较早可见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（Herzog & de Meuron）在慕尼黑设计的戈茨美术馆（Goetz Collection，1992 年建成）。虽然此馆的规模要小很多，但设计原理是相同的（图 6a，图 6b）。戈茨美术馆坐落于私家花园的环境中，下沉处理避免了在视线高度出现大片实墙，而代之以特制的双层玻璃界面，与花园内的自然要素积极对话：内层磨砂玻璃柔化进入展厅的光线，外层光面玻璃反射花园的景色。与西岸美术馆略有不同的是，在戈茨美术馆中，两层展厅均采用高侧窗，未设天窗。即便如此，也丝毫不影响此类剖面关系作为一种设计原型的有效性和生命力。

如果说此案例有值得商榷之处，那便是南北入口处非常醒目的两根倒锥形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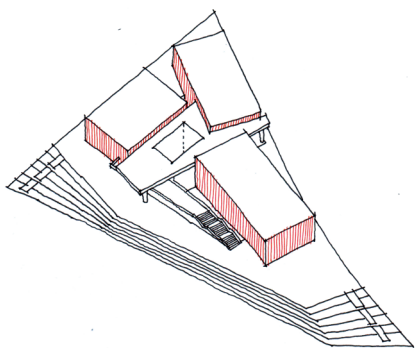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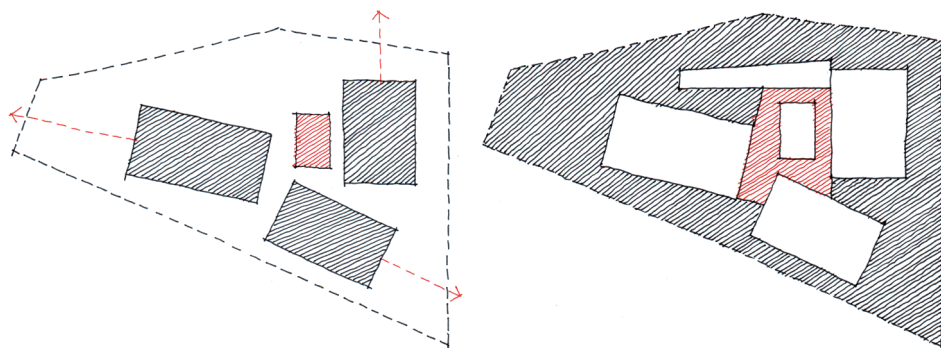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：西岸美术馆体量关系示意图



a. 规则体量顺应不规则场地

b. 场地内规则空间最大化

图2：西岸美术馆场地布局策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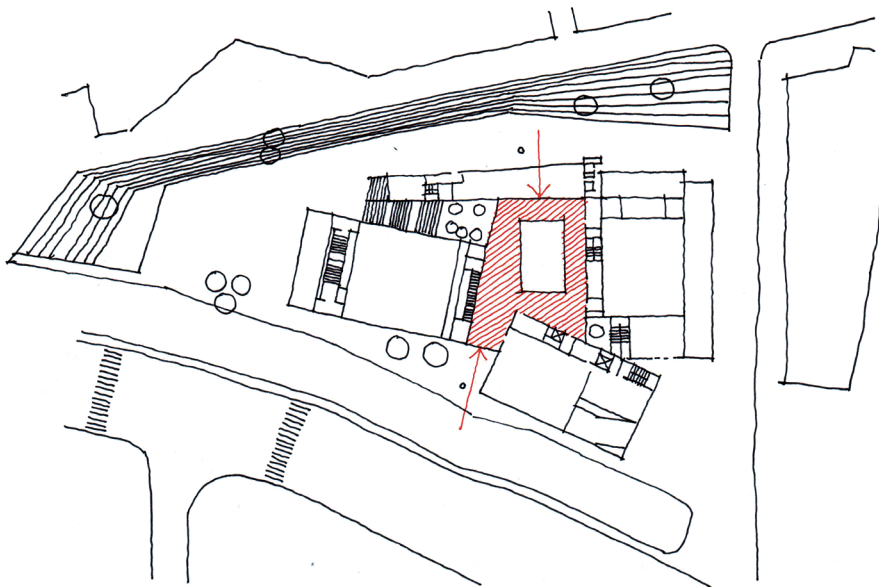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: 西岸美术馆中庭环廊作为“连接体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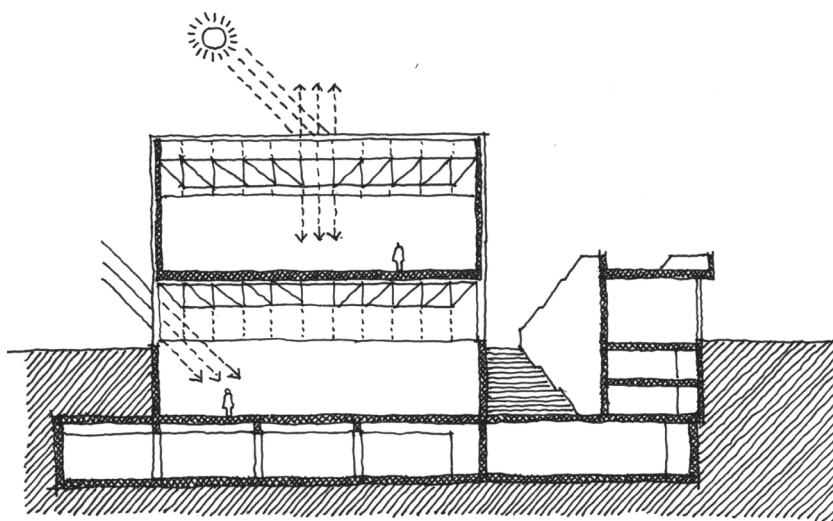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: 西岸美术馆典型剖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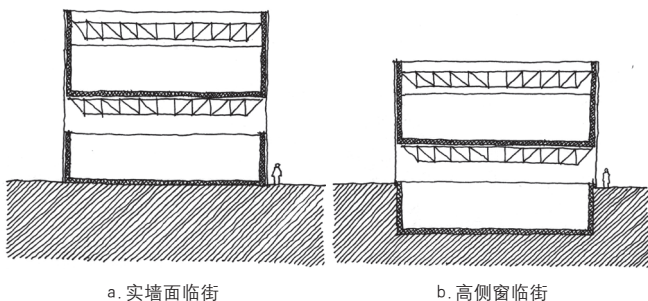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: 展厅空间非下沉与下沉比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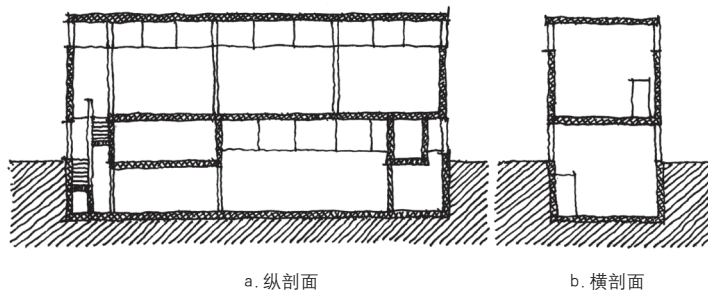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: 戈兹美术馆剖面图

柱。其意图不难理解，应该是提示入口之所在，强化公共流线可从城市一侧穿越到江滨的意象。但读图可见，此建筑元素的出现颇有些突兀，巨柱似乎扰乱了整个建筑的尺度感，使建筑有被缩小了的错觉。当然，实际效果究竟如何，尚有待现场验证。

通过这个案例，让我联想到国内一些类似项目的设计倾向，顺便议论几句。最近，媒体上接连发布了一些新落成的美术馆作品。这些作品大都非常上镜，每次出现都会引得网民纷纷微信刷屏、现场打卡，好不热闹。但我总觉得有些异样：媒体重点报道的，或者设计师本人津津乐道的部分，不是展厅，而是公共空间部分。复杂路径串联各种戏剧性场景，使建筑空间叙事成了建筑师的创作主题。对此，我曾在微信朋友圈中有过微词，一位艺术家兼策展人朋友一语道破天机：国内很多美术馆没有固定的收藏，没有像样的展品，只能把建筑空间本身当成展示对象！

西岸美术馆案例提示我们，在此类建筑的设计中，建筑师追求公共空间体验的丰富性本无可厚非，甚至应该是必要选项，但如果仅热衷于在这部分制造噱头，而忽视了展厅空间的设计，那就本末倒置了。展厅空间才是展览建筑的本体。没有展品的美术馆，或者把建筑本身当成展品的美术馆，无论在媒体上如何风光，对建筑学的贡献会很有限。